DOI:10.19716/j.1672-4720.2016.02.006

第33卷 第2期
(2016年6月)
外国语言文学(季刊)
Fore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Vol. 33, No. 2
Jun. 2016

"第三空间"视域下的文化身份认同①

王 华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 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作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分析美国华裔女作家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中主人公拉尔夫一家自我身份的重构以及中美两种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在不同时期的中美文化观影响下,他们寻梦过程中所发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身份认知等的交错杂糅性转变表明了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任璧莲认为身份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

[关键词] 第三空间; 文化身份; 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16)02-0114-07

1 引言

美国华裔女作家任璧莲(Gish Jen)属于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中坚力量,她1991年的处女作《典型的美国佬》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最受关注图书的称号。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1996)被认为是续篇,被《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十大最佳小说。后期作品《爱妾》(2004)和《世界与城镇》(2011)两部长篇小说的成就都没有超越《典型的美国佬》。《图书馆周刊》认为这是用大量的幽默和同情撰写的华裔美国人充满希望生活的令人愉悦的书。《娱乐周刊》评论其感人肺腑,同时从未失去作者极具穿透力的喜剧风格。该作品描述了主人公拉尔夫(即张意峰)一家在美国与中国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念的多变和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从而表明"杂糅文化"是不同文化间互动的基本特色,身份认同是与历史有关的、复杂而持续的协商过程(何新敏 2014:90)。拉尔夫一家在不同时期寻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强烈冲撞,东方根文化和西方文化已不再清晰可辨。他们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体验两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和补充,从而最终获得内心的平静,领悟生活的本真意义。正如任碧莲借书名标杆立意的追问"谁是典型的美国佬?"一样,也如她访谈中所指出的,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要诀是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单德兴 2001:156)。

文化身份并非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也非静止的、一劳永逸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许双如 2010:89)。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中也指出,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他倡导一种"混杂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朱立元 2000:366)。流散者通常处于两种文化的角力中,从而产生对身份

认知的困惑和探寻。流散文学就是身份未定者的具体书写，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身份的文学。《典型的美国佬》就是个很好的文本（杜涛 2008：41）。小说的叙述结构是围绕着明暗两条线索展开的：明线是主人公追寻财富梦的过程，暗线则是主人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根深蒂固的内置力影响以及对“典型的美国佬”这一概念的认知变化过程。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程爱民 刘婷婷 2003：68）。拉尔夫在最初基本实现了中国式理想的情境下，逐渐迷失自我，落入了美国投机爆发户格罗弗的步步骗局，开始追求他眼中虚妄的美国梦。经历种种挫折之后，他才最终回归到生活的本初，重新继续教职工作，姐姐特蕾莎和妻子海伦也都重归家庭。

2　根深蒂固的中国根文化身份

任璧莲笔下的人物身份不是本质式的天然拥有或生成，而是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之中。相对于后来的“典型的美国佬”来说，拉尔夫一家最初是“典型的中国人”。拉尔夫、姐姐特蕾莎、妻子海伦三人怀着美好的希冀，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拉尔夫出生在政府官员家庭，望子成龙的父亲千辛万苦让他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学习机械工程。拉尔夫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坚定信念要好好读书。在去美国的轮船上他还在努力看书，同时为自己确定下第一目标：求学。这包括要考最好的成绩，以及不拿到博士学位就不回国。接着他又制定了克己修身和光宗耀祖等辅助性目标，如一定不和女孩子发生瓜葛等。拉尔夫的自我定位显然渗透着儒家的人伦文化思想和成功观，克己复礼、尽忠孝是传统文化大力宣扬的美德。个体的独立、个性、自由与权利是不受到鼓励的（钱满素 1996：213）。拉尔夫历尽艰辛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典礼那天骄阳似火，可激动万分的他在典礼上“聆听着每个句子里的每个词，就好像这是冰块编钟的晶状音符……人人都在鼓掌，他转向观众挥手致意，像电影明星一般。他，拉尔夫·张，现在是张博士！”（P 124）回家后妻子和姐姐把他的照片和博士证书装裱后挂到起居室的结婚照旁，拉尔夫看着照片就开始激动地哭起来，因为他实现了父母的期望。父为子纲、光耀门楣的孝顺孝道家庭观在拉尔夫身上有着深深的烙印。

拉尔夫完成了父亲的期许，也已经为家族争了光。然而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不得不继续呆在美国，但那时拒绝加入美国籍。他留在大学里任教，开始追求中国文化身份的第二个重要体现：事业。尽管拉尔夫并不真正热爱自身专业和教书工作，但还是用全部身心去描述他的理想。他努力地要求自己去当工程师，做个像父亲一样强大的人。拉尔夫还借用金字塔模型向女儿们解释自己工作上的进取和成绩，说明自己是学者，已经从塔底的研究生阶段奋斗到了第三级助理教授。后来他在老赵的帮助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终身教职，但在等待评定结果时，他却突然不想当教授了。原因是：首先他对工程学不感兴趣，其次他也不喜欢科研，三是教书也一直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宁愿做消防员，殡仪员，或其他一切不需要书或计算尺的工作，他希望余生再也不要看到计算尺（P 177）。可见，拉尔夫的理想和现实极度不统一，但由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他依然坚定地信奉传统等级观念，因此对目前的地位骄傲

不已。拉尔夫得到终身教职席位时，正如拿到博士学位般激动和振奋。他终于千辛万苦地挤进了美国人口前百分之二十的行列，让那些非终身教职者们十分羡慕。

这时的拉尔夫实现了最初在船上确定的目标，足以告慰父母，也能够养家糊口。全家人同时自豪地搬出了贫民区破烂不堪的危房旧宅，结束了多次搬迁租住的状态，住进了中产社区坚固扎实的新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从永久居民变成公民，拉尔夫也恪守着传统文化中好父亲和好丈夫的责任标准。他由此完成了中国文化身份的第三个体现: 家园。儒家思想中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使传统家庭取得双重身份的家庭观。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庭团圆，即家作为一个内核整体，全家人就应该厮守在一起。因此，拉尔夫结婚后，特蕾莎自然地就和他们一起住。海伦还把三个人的合影和结婚照挂在墙上，看上去的感觉就像个三只头的幽灵。有了女儿凯莉和梦娜后，几次搬家，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分开。拉尔夫戏称他们五口之家是中国的美国佬，简称张家佬。大家发自肺腑地希望一家人能够长期在一起。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家庭文化高度强调领导权，通常表现为父亲是一家之主(朱莉、谢秀莲 2009: 41) 。所以拉尔夫这个男性角色觉得有责任去照顾他未出嫁的姐姐。特蕾莎后来因为跟老赵的恋情不得已被放逐，然后又自然回归，这也能看出她对于家庭团圆的深深眷恋。全家团圆是三个主人公从头到尾都很珍视的理想。

3 热血澎湃的美国文化身份

任璧莲通过拉尔夫一家的改变与回归，清晰地阐述了她的非本质主义身份观。即身份是由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的，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或者永恒的身份(章燕 2011: 64) 。拉尔夫刚到美国时，看到金门大桥、地铁和高速公路等极具时代特色的人文意象就立刻感受到美国的梦幻和神奇，觉得那是自由和希望的象征，他还对帝国大厦肃然起敬。不久就有老人告诉他说钞票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所知道的一切。当拉尔夫在美国落脚九年，公民社会身份完全确立时，他却不再继承父亲的意愿去强调身份，也不愿再中规中矩地按照儒家理念去行为，环境的影响使他们逐渐偏离了轨道。当满口雌黄的格罗弗将片面的自我成就观、金钱观等灌输给他时，他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了美国文化中偏颇的实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觉察出传统文化的无形束缚，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潜能和可伸展的社会空间。拉尔夫认为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如同民主和自由一样，都是美国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异质文化有了部分的认同感，并影响也动摇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坚持。于是他开始追寻美国文化身份的第一体现: 个人潜能。他的信心开始无度膨胀，觉得思路越来越开阔，也坚定地信奉他个人的无限可能性。拉尔夫多年内持续给格罗弗打过几次电话想联系到他眼中的“精神导师”，想探究自身的潜能以及究竟可以达到何种人生极限，但他连自己的性格都捉摸不透(P 185) 。他甚至在创业前就开始幻想，好像可以透过魔镜看到自己的未来帝国在升起，比他父亲所管辖的还要雄伟高大得多。就这样在“自我神化”信仰的推动下，刚得到终身教职的拉尔夫就请假经商，创办张家炸鸡店。拉尔夫此时早已不抵制西方的金钱观，反而成为

狂热的信徒。有个经典的对照，以前他视为最高信仰的博士证书此刻却无力地躺在高高的书架上，它上面是一箱现金出纳机打出的带子。拉尔夫甚至还教育和灌输给女儿们：在美国只要有钱，就什么事都能做。若没钱就不中用，就是中国佬！至此，中国文化理念提倡的淡泊名利观早已消失，金钱已经上升为他人生的第一要义（朱莉、谢秀莲 2009：42）。被利润冲昏头脑的拉尔夫觉得自己马上能成为百万富翁，他甚至预测生意上涨到穿越屋顶，生活会直线上升到一步登天。同时，海伦身上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之前她信仰妻子绝对服从丈夫，这是儒家的三从四德所规定的。她的生活抱负就是永远呆在家里，要格外谨慎，也特别喜欢安静。然而在美国久了，她开始听收音机、看杂志广告、打桥牌、聊天、喜欢了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海伦从小呼吸不畅，与婚后拉尔夫教她如何均匀呼吸相比，现在的海伦则会唱些歌，想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后来受消费主义观念影响，她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还一度陷入跟格罗弗婚外恋的迷途，幻想着某天能跟他过有几个佣人的阔太太生活。炸鸡店初期顺利时，海伦也将商业看作人生之河的一部分，准备大干一场。拉尔夫夫妇渐渐趋同于他们眼中曾经鄙夷的美国佬，除了外貌体征、中餐和中国话，其言行举止和思想意识都已看不出中国人的痕迹。

拉尔夫开始以财产作为拥抱美国文化的标志，他不仅要追逐财富梦的成功，而且要拥有他眼中典型的物化美国梦的第二体现：汽车。汽车是男性梦想的机器，可兜风取乐，同时也是消费主义者的物质享受图标，不同的车型和品牌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地位。拉尔夫和格罗弗都赞美老赵在教堂抽签赢的车，有挡泥板、黑色折篷、按钮收音机等多重功能，而老赵后来换的新车更让他激动和艳羡，觉得就像肥皂般柔和与香艳。对汽车文化的认同过程也是对美国物化梦以及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随（浦立昕 2012：195）。拉尔夫甚至觉得没有比买辆车更好的方式使孩子们美国化了。他在没考取驾照时就先行买车存放着，最后生意破产时还千百遍地去看老赵最新的绛紫色福特车。拉尔夫深受格罗弗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开快车，觉得那样可以表达个性和自由，并体会到快感。作品中的汽车还象征着统治、控制女人的工具（蒋道超 2002：86）。他共有三次开快车的经历，一次比一次严重。家人受惊吓，车子也受损，还将特蕾莎误撞成重伤。

霍米·巴巴认为，任何族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他们处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任一鸣 2008：53）。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在对抗与交往中不断变化和默认，界限模糊不清，最终相互交汇在“第三空间”。生活在“第三空间”的人因地域的移位、文化的错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失落而处于边缘生存的状态，漂泊感使他们对身份归属有着强烈的渴求，希望找到心灵依托和身份认同（何新敏 2014：91）。拉尔夫一家从最初鄙视嘲笑美国佬的行为举止，到后期认同和追随片面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也成为典型的美国佬。拉尔夫美国梦的第三重体现就是房屋身份象征。出于对相似社会地位群体的认同心理，拉尔夫一家对购房地点非常在意。斯图亚特·霍尔提到，后现代身份观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罗刚 刘象愚 2000：211）。在一次驾

车途中，拉尔夫和海伦艳羡别人的错层式住宅，有花园、车库，每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多层楼宇代表的是西方价值观，是体现品格、身份、格调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郊区拥有分层式楼房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生活标准。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拉尔夫买了房产经纪人暗示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承担不起的错层楼房。新居使他们心情舒畅，觉得之前在无知的泥泞里陷得越深，现在的生活就弹跳得越高，生活也充满了真理和新发现。相比之下以前居住的土地根本不是土地，这是了不起的美国蓝天，穹苍覆盖，令人陶醉。土壤新鲜肥沃，其质量超过了中国土壤(P 167) 。有处绝妙的隐喻讲到这个郊区楼房竟使海伦的呼吸都多了起来，或者说发生了变化，她甚至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了气味。

4 失败后的理性回归

随着建在烂木桩地基上的炸鸡店的下陷，拉尔夫的生意被迫关门倒闭。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格罗弗蓄谋已久的诡计，后来在确认妻子和他的奸情却反被羞辱后，拉尔夫冲动之余开快车误撞特蕾莎，差点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虚妄的追求使财富梦彻底变成了迷梦，他陷入了困境。好在灾难把他从迷惘中唤醒，经历了一系列梦想的实现和幻灭，他如梦初醒，回归理性并开始反思自身。海伦也早就顺势结束了和格罗弗的婚外恋关系，回归了家庭。重要的是她现在敢和拉尔夫吵架了。她终于走出家门，开始到处找工作以补贴家用。最关键的是拉尔夫身上发生的刮骨疗伤般的改变: 你们一定感到吃惊，我的思想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清净。百炼之后，我已确实成钢(P 260) 。时间让他们平静面对破产的事实，全家改为喝奶粉而不是新鲜的牛奶，甚至停止订报纸; 同时卖掉豪宅，搬进花园公寓。老赵也帮助拉夫尔又回归了工程师身份，恢复了教职。自由使拉夫尔意识到个人就是他自己限度的总和，美国也不再是他眼中偏颇的美国。任璧莲运用了迁徙意象如房屋、汽车等来揭示华裔美国梦的虚惘及其在主流社会的遭遇，显然这都是现代性的物质意象(胡严艳 2014: 61) 。特蕾莎出院后也重回家里帮助他们共渡难关，三个主人公的各自回归表明了他们内心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萨义德(2003: 96) 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的，单独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混成、内部千差万别的。拉尔夫一家经历了跌宕起伏，终于明白不能丧失太多民族文化传统和品质经验，要努力依靠族裔文化的活力扎根并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另一个重要意象是当拉夫尔开办炸鸡店，事业初现良好趋势时，特蕾莎发现他在办公室墙壁上贴满了励志的美国谚语或俗语，诸如“一切财富都来自于思想”、“不要等船驶过来，要自己游过去”、“近牧群者成牛”(P 207) 。而当他落魄破产，准备回归本初生活时，中国的成语警句诸如“百炼成钢”、“东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便成为他和海伦嘴边的座右铭。代表民族文化精髓的成语体现了拉尔夫一家在最落魄时，仍然是植根于骨血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给予力量并鼓舞着他们前进。他们不仅遭遇着西方文化的震惊和倾慕体验，更有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反思情怀。霍米·巴巴也一再阐明，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

关系。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知过程也不是对立的二元选择，介于两者之间模棱两可的、伪装的、模拟的“第三空间”下的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能够消解、超越，从而拥有双重文化的优越和独特的族裔身份（朱立元 2000：366）。

任璧莲有意识地开篇就把拉尔夫的梦想放在中美两种差异巨大的文化语境下，从而对两种文化融合中的新变与文化持守进行了思考。显然任何文化都有优缺点，中国根文化和美国文化具有极大的互补性。相对来说，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潜能，极易导致自我的过度膨胀。而中国文化更多地重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不被赞赏的，自我的某种压抑往往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任璧莲也在文化身份流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身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这对族裔文化身份建构具有深远的意义（许双如 2010：91）。华裔只有清晰地保持两种文化的优点和精华，有鉴别地吸收和融会贯通，才能在文化双轴性属性的冲突与调和中实现自我。特蕾莎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她独立且有冒险精神，又兼有克己复礼、自我牺牲等传统美德，正如任璧莲笔下的理想人物，最好和最真实的部分是“继承和学习的混合体”（朱莉、谢秀莲 2009：48）。特蕾莎从小在中国受教育于西式教会，天资聪颖并不懈奋斗，在美国州立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医术精湛。为了不刺痛弟弟拉尔夫的自尊和面子，还谎称自己没拿到奖学金。拉尔夫由于签证问题被迫离开学校，精神和生活都陷入困境时，她恰巧出现并解救了他。也只有她能真正看清格罗弗并提醒拉尔夫说他是谎言家是骗子，她也不赞同拉尔夫对孩子灌输的金钱崇拜观念。相对于拉尔夫和海伦虚妄的楼宇情结，特蕾莎为了帮助他们圆梦，用全部积蓄做抵押支付，还牺牲休息时间在急诊室兼活以增加收入。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家族的利益在她心目中比个人更重要。当拉尔夫生意倒闭，她仍然不计前嫌，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与之分享，一直提供经济上和情感上的无私资助。家的意义不断地得到维护、强化和彰显。她和有妇之夫老赵真挚相爱，互相产生心灵的沟通和精神的默契。值得一提的是，特蕾莎能顾及到老赵妻子贾妮思和孩子的利益，因此赢得了贾妮思的谅解。她对弟弟和弟媳、两个侄女、老赵甚至他的妻儿无私的爱使她无法考虑个人的得失。车祸后当她神志清醒时，老赵也已经离婚，他们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很久以来她都是成功的，却也是孤独的（乐丽华 2008：24）。她是《典型的美国佬》中唯一接近于完美的东西方文化平衡的保持者。

5　结语

《典型的美国佬》的开放结局意蕴无穷，以“信念”为题暗示出拉尔夫的最终转变以及全家回归和团圆的前景（石开萍 2001：123）。颇具乐观色彩的结尾表明，历尽艰辛的拉尔夫会更加理智和成熟，不会再轻易舍弃民族文化的优良内核，更不会再盲目痴迷非全面的美国主流文化。他会合理地寻找认同感，并实现理想与自我身份的构建。《典型的美国佬》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程爱民 刘婷婷 2003：70）。拉尔夫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属性和美国文化认同，契合了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双轴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对美国梦的认同，它是文化双轴中差异与断裂的一轴，强调文化的不

稳定性、断裂性与差异性。二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它是类同与延续的一轴,强调文化属性的稳定性、持续性与共同性(浦立昕 2012:194)。拉尔夫一家的变化就体现了身份流动观,他们割舍不了传统文化长期的浸染,但也难以剥离异质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文化涵化现象。任璧莲由此对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长与短、利与弊都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清楚地阐释了她的非本质主义身份观和身份认同的流动性特征,这种形而上色彩的文化思考有着强烈的超现实指导意义。即使今天再读,也会深感其内涵深远,并且颇有对当下文化意识形态思考的色彩,值得人们深思。

注释: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反观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中国文化"(项目编号 2013082)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 In Stuart Hall (ed).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273 - 326.
[2] 程爱民, 刘婷婷.《典型美国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探索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3, (3): 67 - 72.
[3] 杜涛. "此"与"彼": 后殖民视阈下的流散美国华人文学文化翻译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4] 何新敏. "间质空间"阈限下的文化身份认同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4): 90 - 93.
[5] 霍米·巴巴. 献身理论 [A]. 朱立元.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 [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6] 胡严艳. 国内任璧莲作品研究述评 [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4, (5): 60 - 62.
[7] 蒋道超. 文化并置和杂交——谈华裔小说家任璧莲的小说《典型美国人》[J]. 外国文学, 2002, (5): 85 - 90.
[8] 乐丽华.《典型的美国佬》中散居者的文化认同 [J]. 文教资料, 2008, (8): 23 - 24.
[9] 浦立昕.《典型的美国佬》中的文化属性 [J].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2, (3): 193 - 197.
[10] 钱满素. 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1] 任璧莲. 典型的美国佬 [M]. 王光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2] 任一鸣. 后殖民: 批评理论与文学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13] 单德兴. 对话与交流: 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 [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1.
[14] 石开萍.《典型美国人》中的文化认同 [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1, (4): 120 - 125.
[15]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罗刚,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6] 许双如. 族裔、文化身份追寻中的超越与传承——从任璧莲的《爱妾》说起 [J]. 暨南学报, 2010, (6): 87 - 93.
[17] 章燕. 论任璧莲作品中的身份流动观 [J]. 巢湖学院学报, 2011, (2): 62 - 64.
[18] 朱莉, 谢秀连. 也谈《典型的美国佬》中拉尔夫的文化身份 [J]. 语文学刊, 2009, (8): 41 - 48.

收稿时间: 2015 - 11 - 27

作者简介: 王华(1979 -), 女, 山东烟台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美国华裔文学, 大学英语教学